蕭華清譯

郭果爾短篇小說集

序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俄羅斯文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時代，普希金 (Puhkin) 和郭果爾 (Gogol) 便是這時代之花。如果說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之父，郭果爾便是散文之父了。他們兩個以極不同的觀點、性質、和態度而携手前進，在俄羅斯文藝的園地裏作披荆斬棘的工作，尤其是作殘酷和醜惡之指摘者的郭果爾把俄羅斯剝得赤裸裸的，給俄羅斯和世界的人看，可算盡破壞的能事，爲光明的未來奠基了。他的銳敏

的眼光透澈了人間性的一切罅隙；他的犀利的筆鋒把一切魑魅魍魎畢露人間，向俄羅斯人發出嚴重的警告。在他把「死靈」的稿子讀給普希金聽的時候，這位詩人開始還在笑，漸漸愈聽愈變得陰鬱起來，最後發出悲哀的聲音說：「上帝呀！俄羅斯是怎樣悲慘的國度呀！」他更說：「郭果爾並沒有揑造，這是眞情，可怕的眞情！」郭果爾並不是要專寫醜惡的，他在初期的作品，「狄康喀近郊農場之夜」裏面也有色彩、有芬芳、有光明，但其他的現實的世界之惡魔般的面孔向他襲來，他不能閉住眼睛說這是樂園呀。他求眞、善、美的心情愈是熱烈，他對於醜惡和殘酷愈能夠銳敏地感受；所以抱着滿腔熱情的郭果爾到此不能不哭了，不，他不敢哭，他只有笑，雖然「笑的後面藏着看不見的眼淚。」美列茲加夫斯基(Nerejkovsky) 在「郭果爾論」裏說：「以藝術家的地位，郭果爾藉着笑之光探尋着這種神秘的實體(醜惡)的本質；以人的地位，郭果爾藉着笑之武器與這個現實的存在戰鬥。郭果爾的笑——那是人類與惡魔(醜惡)的爭鬥。」這算是

最能了解郭果爾的了。

因爲他不是平凡的滑稽者流，他被人稱爲偉大的幽默家。他的「死靈」常常被人拿來和塞凡提(Cervantes)的"Don Quixote"和迭更生(Dickens)的"Pickwick Popers"相比，而佛居(E.M.vogue)更把他放在塞凡提和李塞其(Le Sage)之間；但他的傑作和他們的都不像，因爲沒有相當的字形容，只有說他的是特別地俄羅斯的。

郭果爾是小俄羅斯人，生於一八〇九年三月。在十九歲的時候，他離開學校到彼得堡去，滿腦筋的爲國家盡力的思想，但國家並不因他有滿腔熱誠便讓他盡力，只讓他在彼得堡的隆冬天氣裏穿一件薄薄的外套。最後他在部裏得着一個書記的差事，時間雖然不久，但他看透了俄羅斯的核心，使他從頭頂冷到足跟。

沮喪的情緒使他回想過去，開始文藝的生活，「狄康喀近郊農場之夜」便是這個時候的產品。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他的天才；隨即由友人的紹介，

他和普希金會面；他們的會合不只是在郭果爾的一生佔重要的地位，並且是俄羅斯文學的發展上一個大大的關鍵。普希金常常鼓舞他寫作；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六年，郭果爾和普希金成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本書所譯的幾篇，都是他在普希金影響之下作成的。

「死靈」作於一八四二年，是普希金給他的題目。這是一部長篇小說，共分三卷，他的計劃是：第一卷摘發人類（尤其是俄羅斯人）所領有的一切主要的醜惡；第二卷描寫就在醜惡當中還有着活靈魂的苦悶的人類；第三卷想表現那最理想的人物；這就如但丁的神曲分地獄，淨土，和天堂一樣。但在農奴制度下的俄羅斯，從那兒去找第三卷裏的典型人物呢？所以在作成二卷以後，因爲失望和悔恨的原故，他竟把文稿都拿去焚了；現有的一二兩卷是從灰堆裏救出來的，故二卷多殘缺不完。克魯泡特金（Kroptkin）批評「死靈」說：「齊齊可夫可以買死靈魂，或鐵路股票，或爲慈善機關募款，或在銀行裏找一個位置，但他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個不朽的、國際的模式；我們隨處都碰見他；隨地隨時都有他；他但採取不同的形式適應國情和時間的需要罷了。」

我因爲沒有更多的餘暇，只把「死靈」的第一卷第二章譯出，藉以引起讀者的興會，整個地去讀全文。但這一段雖非全豹，亦可見一斑了。課餘迻譯，疏忽在所不免，幸望讀者不客氣地指正。

譯者　一九三二，一二，上海

註：「死靈」係根據倫敦 EvergmansLibrarg 出版的，D. J. Hogarth 的英譯本；其餘四篇係倫敦 Chatto & Widdus 出版的，Constance Garnet 英譯的"Over cootand Other Stories"。

原书空白页

目　錄

死靈……9
狂人日記……53
萊甫斯基大街……93
畫像……159
馬車……235

原书空白页

死　靈 (1)

有兩個多禮拜，這位客人盡在夜會和大餐當中過活；因此他費去(如俗話說的)了一段很快活的光陰。最後他決定到鄉下去拜訪曼尼羅夫和薩巴基維奇兩位地主，因爲他曾經鄭重地拿他的名譽担保允許去拜訪他們。可是那眞眞打動他去拜訪他們的事

(1) 俄羅斯農奴時代，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以擁有農奴的數目的多少定高低。大約十年或二十年調查戶口一次，中間雖有死亡，地主仍依上次調查的數目納稅。地主可以

情，或許是一種更重要的原因，一樁具有更大的吸引的事情，一種更接近於他的心地的目的，不只如我剛才說的那個動機；讀者便會知道那種目的，假如他但忍着性兒讀這段序文。

因此，有一晚上，塞里凡馬夫接到主人的命令，要在第二早晨早點把馬匹配備停妥；而皮塔司加所接到的命令是留在旅館，照看行李和房間。讀到這兒，讀者可以多多地知道一下我所說的這兩個僕人。自然，他們並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們只是人們所謂的次要，或甚至三等要人。雖然這篇小說的線索並不依靠他們，只是涉及他們，偶然包括他們，可是作者有一個愛好詳晰的脾氣，並且如一般的俄羅斯人一樣，有一種愛好確切的願望，這甚至一個德國人亦是趨

購買農奴的契約向銀行作借款的抵押，故地主亦願意照舊納稅。文中的主人公齊齊可夫想投合地主的免納死農奴稅的心理，減價購買死的農奴，但當作活的農奴立契。這樣買空賣空他可以向銀行借得大宗款項，購買田地和眞正活的農奴。這不就成了地主嗎？美列茲加夫斯基認「死靈」二字是郭果爾拿來作描寫俄羅斯之死和活的人們的一種象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上的。對於讀者已經知道的人物的狀況必須還要加上去的，就是皮塔司加常常穿一件不貼身的、棕色的、比他的身體過大的短衣，和他生有（本着他這一行職業的人的習慣）兩張厚的嘴唇和一隻凸起的鼻子一樣。就他的脾氣說，他頗爲沉默並不多嘴，而且他心裏還懷有一種自修的渴念。即是說，他愛讀書，雖然各種書的內容對他都好像是一樣的，不拘是探險小說，或只是文法，或關於做禮拜的綱要。恰如我說的，他讀各樣的書都具有等量的注意，假如人家送他一本化學的著作，他亦會把牠接受。那特別使他心裏高興的不是他所讀的文字，而是那從讀書的舉動得來的僅有的慰安；雖然有時書頁上發現有神差鬼使的字，他不能夠分辨頭尾。他的讀書功夫大部分是在下房內臥着舉行；這種情形，結果把他的褥子弄得又爛又薄如同一塊脆餅一樣。除他愛瀏覽書籍而外，他能夠以兩種習慣自豪，這兩種習慣構成他的品格中的兩種重要的特點——即，一種穿着衣服睡的習慣（即是說穿上面說過的那棕色短衣），和隨處都

隨身帶着自己的特種空氣，他自己的特種氣味——極銳敏地充滿了任何住處，以至於無論在甚麼地方，即使在一間到現在還沒有住過人的屋內，他都須得另找一個地方去撑鋪，把他的大衣和行李拖到那兒，因爲那屋子立刻便有一種曾經被人住過十年的空氣了。齊齊可夫雖然是一個吹毛求疵，甚至是一個易於生氣的人，可是當他的鼻子捉住這種氣味雜在清晨新鮮的空氣當中的時候，他只皺皺眉頭，把頭一抬，歎息道：「只有魔鬼才知道你是怎麼樣了！實在你出汗太多了，你不是嗎？頂好你能夠做的是去洗洗澡罷。」皮塔司加對於這種話亦不回答，但，當他手拿着刷子，走到主人的懸掛上衣的地方，或開始一件一件地整理物件的時候，他便竭力裝着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間的樣兒。可是當他這樣沉默的時候，他在想甚麼呢？或者他在向他自己說：「我的主人是一個好人，但繼續把這同樣的話說了四十遍對於他是有一點兒厭倦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和看見一切的事物；因此僅僅一個常人，要想知道一個僕人當他的主人

責罵他的時候在想些甚麼，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用不着再多說關於皮塔司加的話了。在另一方面，塞里凡馬夫——

但是讓我在這兒聲明一下，我並不喜歡把讀者的注意傾注於比他自己還卑下的一類人；因爲經驗教訓我，我們是不願意熟悉下等階級的——一般的俄羅斯人的習慣是只想聽那在社會的階梯上較高級的人們的消息。實在地，在他的眼光中，和一位親王或一位老爺有一次鞠躬的交情；比和尋常人有最密切的關係較爲貴重得多。因這同樣的理由，這篇小說的作者，爲他的主人公的緣故，很感覺着恐懼，因爲他所作出的主人公只是一個十四[1]品官——一個只有和七品官匹敵的人，但具有全將軍[2]銜的人們會把那適宜於對待在他們的貴足之下諂媚人的眼光拿來給他。尙且還有更壞的，這種具有將軍銜的人們多半

(1) 十四品官 (Collegiate Councillor)，七品官 (Court Councillor)書記之類。

(2) 與將軍同級的文官。

帶有講究的隨便對待齊齊可夫——至於一個作者有講究的隨便，便表示快要死了。

可是，不管前面說的這些或許有的苦痛，這却是我回轉來說我的主人公時候了。頭一晚上發出必要的命令以後，他一早就醒了，洗他自己，用濕海綿從頭至足擦了一遍（這是只有在禮拜日才有這種舉動——這天恰逢禮拜），很細心地修他的面孔所以他的兩頰非常地顯出像緞子一般的光滑，穿上他的橘色的、有斑點的禮服，再照上他的熊皮大衣，走下樓去（一路由茶房跟隨）於是上了他的馬車。大大的嘩哪一聲，這車便離開旅館的廣場，走上大街了。一個打路旁經過的牧司脫帽敬禮，幾個穿着齷齪襯衣的頑童高聲地叫着，「老爺，請拿一點兒給一個可憐的孤兒！」車夫立刻發現一個結實的小流氓快要爬上護泥板了；因此他把鞭子一響，馬便在鵝卵石上面加速度地往前跳躍。最後主人和車夫看見了前面的沙石，心裏感着一種寬慰，因爲前面的沙石表示沒有鵝卵石和其他各種的不便了。眞的，齊齊可夫的頭，在馬車

的行李箱上碰了幾次之後，他覺着他在比較柔輭的地上滾了。城市漸漸地離遠了，路的兩旁有平常的小邱，杉樹，小松樹叢林，樞幹蒼老而帶疤痕的樹木，以及杜松子灌木等等的變換。立刻又看見有接二連三的鄉村別墅，這些別墅都有彫刻的支柱和灰色的屋頂（後者，看來像下垂的、繡花的餐布）頗像幾個皺臉老婦人。同樣一般的穿着羊皮短褂的農人，能夠被人看見在他們的茅屋面前坐在凳上打呵欠，而他們的女人們，肥胖面孔的，胸部緊束的，從上面的窗戶往外觀望，窗下這兒現出一個正在窺視的小牛，那兒又現出一隻豬的醜惡的牙巴。總之，這種風景都是看慣了的。經過第十五里[1]的路碑之後，齊齊可夫忽然想起，照曼尼羅夫說的，他的莊院和城市剛剛距十五里；但第十六里的路碑已經過了，所謂的莊院還看不見在甚麼地方。實在地，假如他們不碰着兩個農人，他們會空跑了一回。他們問鄰近甚麼地方是薩曼尼羅夫加的莊院，兩個農人先脫帽致敬；然後，一個似

(1)（係指俄里Uerst）

乎誇耀比他的同伴更懂事的、生着楔形鬍子的，回答他們：

「或者你們是說曼尼羅夫加——不是薩曼尼羅夫加？」

「是的，是的——曼尼羅夫加。」

「曼尼羅夫加嗎？啊，你們必須再走一里，便一直看見它在你們面前，右手邊。」

「右手邊嗎？」車夫重回一聲。

「是的，右手邊，」那農人肯定地說。「你到曼尼羅夫加去的路是對的，但是薩曼尼羅夫加——，啊，沒有這個地方。你們說的這家叫做曼尼羅夫加，因爲它的名字是曼尼羅夫加；但就沒有叫做薩曼尼羅夫加的這一家。你們說的這家就在山上那兒，那是一所石房，內面有一位紳士居住，這家就叫做曼尼羅夫加；但薩曼尼羅夫加這周圍沒有，從來就沒有。」

所以他們朝前尋找曼尼羅夫加，又走了兩里後，到了一個地方從此分出一條側路。路可是在他們稍微能夠看見一所兩層樓的石廈以前，這條側路已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